四庫全書

史部

欽定四庫全書

史記正義卷二十八

唐 張守節 撰

封禪書第六 此泰山上築土為壇以祭天報天之功故曰封此泰山下小山上除地服地之功故曰禪言禪者神之也白虎通云或曰封者金銀繩或曰右泥金繩封之印璽也五經通義云易姓而王致太平封泰山禪梁父荷天命以為王使理羣生告太平於天報羣神之功 史記二十八

自古受命帝王曷嘗不封禪蓋有無其應而用事者矣未有睹符瑞見而不臻乎泰山者也雖受命而功不至

至梁父矣而德不洽洽矣而日有不暇給是以即事用希傳曰三年不為禮禮必廢三年不為樂樂必壞每世之隆則封禪答焉及衰而息厥曠遠者千有餘載近者數百載故其儀闕然堙滅其詳不可得而記聞云尚書曰舜在璇璣玉衡以齊七政遂類于上帝禋于六宗望山川徧羣神輯五瑞擇吉月日見四岳諸牧還瑞歲二月東巡狩至于岱宗岱宗泰山也括地志云泰山一曰岱宗東嶽也在兗州博城縣西北三十里周禮云兗州鎮曰岱尾宗柴望秩于山川遂覲東后東后

者諸侯也合時月正日同律度量衡脩五禮五玉三帛二牲一死贄五月巡狩至南岳南岳衡山也括地志云衡山一名岣嶁山在衡州湘潭縣西四十一里八月巡狩至西岳西岳華山也括地志云華山在華州華陰縣南八里古文以為敦物周禮云豫州鎮曰華山十一月巡狩至北岳北岳恒山也括地志云恒山在定州恒陽縣西北百四十里周禮云并州鎮曰恒山皆如岱宗之禮中岳嵩高也括地志云嵩山亦名太室亦名外方也在洛州陽城縣西北二十三里五載一巡狩禹遵之後十四世至帝孔甲淫德好神神瀆二龍去之其後三世湯伐桀欲遷夏社不可作夏

社後八世至帝太戊有桑穀生於廷一暮大拱懼伊陟曰妖不勝德太戊脩德桑穀死伊陟贊巫咸巫咸之興自此始後十四世帝武丁得傅説爲相殷復興焉稱高宗有雉登鼎耳雊武丁懼祖己曰脩德武丁從之位以永寧後五世帝武乙慢神而震死後三世帝紂滛亂武王伐之由此觀之始未嘗不肅祗後稍怠慢也周官曰冬日至祀天於南郊迎長日之至夏日至祭地祇皆用樂舞而神乃可得而禮也天子祭天下名山大川五岳

視三公四瀆視諸侯諸侯祭其疆內名山大川四瀆者江河淮濟也天子曰明堂辟雍諸侯曰泮宮周公既相成王郊祀后稷以配天宗祀文王於明堂以配上帝自禹興而修社祀后稷稼穡故有稷祠郊社所從來尚矣自周克殷後十四世世益衰禮樂廢諸侯恣行而幽王為犬戎所敗周東徙雒邑秦襄公攻戎救周始立為諸侯秦襄公周平王元年封也秦襄公既侯居西垂漢隴西郡西縣也今在秦州上封縣西南九十里也自以為主少皥之神作西畤祠白帝其牲用騮

駒黃牛羝羊各一云其後十六年秦文公東獵汧渭之間卜居之而吉括地志云郿縣故城在岐州郿縣東北十五里即此城也文公夢黃蛇自天下屬地其口止於鄜衍文公問史敦敦曰此上帝之徵君其祠之於是作鄜畤用三牲郊祭白帝焉自未作鄜畤也而雍旁故有吳陽武畤雍東有好畤皆廢無祠或曰自古以雍州積高神明之隩故立畤郊上帝諸神祠皆聚云蓋黃帝時嘗用事雖晚周亦郊焉其語不經見搢紳者不道作鄜畤後九年文公獲若石云于

陳倉北阪城祠之三秦記云太白山西有陳倉山山有石雞與山雞不別趙高燒山山鷄飛去而石鷄不去晨鳴山頭聲聞三里或言是王鷄括地志云陳倉山在岐州陳倉縣南又云寶鷄神祠在漢陳倉縣故城中今陳倉縣東石鷄在陳倉山上祠在陳倉城故言獲若石于陳倉北阪城祠其神或歲不至或歲數來來也常以夜光輝若流星從東南來集于祠城則若雄雞其聲殷云野雞夜雊以一牢祠命曰陳寶作鄜時後七十八年秦德公既立卜居雍後子孫飲馬于河遂都雍雍之諸祠自此興用三百牢於鄜時作伏祠磔狗邑四門以禦蠱菑德公立二年卒其後六

年秦宣公作密時於渭南祭青帝其後十四年秦繆公立病臥五日不寤寤乃言夢見上帝上帝命繆公平晉亂史書而記藏之府而後世皆曰秦繆公上天秦繆公即位九年齊桓公既霸會諸侯於葵丘括地志云葵丘在曹州考城縣東南一里五十步郭內即桓公所會處也而欲封禪管仲曰古者封泰山禪梁父者括地志云梁父山在兗州泗水縣北八十里也七十二家韓書外傳云孔子升泰山觀易姓而王可得而數者七十餘人不得而數者萬數也按管仲所記自無懷氏以下十二家其六十家無紀錄也而夷吾所記者十有二焉昔無懷氏封泰山禪云云

括地志云云云山在兗州博城縣西南三十里也虙羲封泰山禪云云神農封泰山禪云云炎帝封泰山禪云云黄帝封泰山禪亭亭括地志云亭亭山在兗州博城縣西南三十里也顓頊封泰山禪云云帝俈封泰山禪云云堯封泰山禪云云舜封泰山禪云云禹封泰山禪會稽括地志云會稽山一名衡山在越州會稽縣東南一十二里也湯封泰山禪云云周成王封泰山禪社首皆受命然後得封禪桓公曰寡人北伐山戎過孤竹括地志云孤竹故城在平州盧龍縣南一十里殷時孤竹國也西伐大夏涉流沙束馬懸車上卑耳之山南伐至

召陵漢兵部括地志云邵陵故城在豫州郾城縣東四十五里也登熊耳山以望江漢兵車之會三而乘車之會六九合諸侯一匡天下諸侯莫違我昔三代受命亦何以異乎於是管仲睹桓公不可窮以辭因設之以事曰古之封禪鄗上之黍北里之禾所以為盛江淮之間一茅三脊所以為藉也東海致比目之魚西海致比翼之鳥然後物有不召而自至者十有五焉今鳳凰麒麟不來嘉穀不生而蓬蒿藜莠茂鴟梟數至而欲封禪毋乃不可乎於是桓公乃止是

歲秦繆公内晉君夷吾其後三置晉國之君平其亂繆
公立三十九年而卒其後百有餘年而孔子論述六蓺
傳略言易姓而王封泰山禪乎梁父者七十餘王矣其
俎豆之禮不章葢難言之或問禘之說孔子曰不知知
禘之說其於天下也視其掌詩云紂在位文王受命政
不及泰山武王克殷二年天下未寧而崩爰周德之洽
維成王成王之封禪則近之矣及後倍臣執政季氏旅
於泰山仲尼譏之是時萇弘以方事周靈王諸侯莫朝

周周力少萇弘乃明鬼神事設射貍首貍首者諸侯之不來者依物怪欲以致諸侯諸侯不從而晉人執殺萇弘周人之言方怪者自萇弘其後百餘年秦靈公作吳陽上畤祭黃帝作下畤祭炎帝後四十八年周太史儋見秦獻公曰秦始與周合合而離五百歲當復合合十七年而霸王出焉王于放反秦周俱黃帝之後至非子未別封是合也合而離者謂非子末年周封非子為附庸邑之秦是離也五百歲當復合者謂從非子邑秦後二十九君至秦孝公二年五百歲周顯王致文武胙於秦孝公復與之親是復合也十七年霸王出焉者謂從秦孝公三年至十九年周顯王致伯

於秦孝公是霸王也孝公惠王稱王者出焉然五百歲者非子生秦侯已下二十八君至孝公二年合四百八十六年燕非子邑秦之後十四年則成五百歲矣諸家解皆非也　櫟陽雨金秦獻公自以為得金瑞故作畦時櫟陽而祀白帝其後百二十歲而秦滅周周之九鼎入于秦或曰宋太丘社亡而鼎沒于泗水彭城下其後百一十五年而秦幷天下秦始皇既幷天下而帝或曰黄帝得土德黄龍地螾見夏得木德青龍止於郊草木暢茂殷得金德銀自山溢周得火德有赤烏之符今秦變周水德之時昔秦文公出獵獲

黑龍此其水德之瑞於是秦更命河曰德水以冬十月為年首色上黑度以六為名張晏云水北方黑水終數六故以方六寸為符六尺為步音上大吕事統上法即帝位三年東巡郡縣祠騶嶧山頌秦功業於是徵從齊魯之儒生博士七十人至乎泰山下諸儒生或議曰古者封禪為蒲車惡傷山之土石草木埽地而祭席用葅稭言其易遵也始皇聞此議各乖異難施用由此絀儒生而遂除車道上自太山陽至巔立石頌秦始皇帝德明其得封也從陰道下禪於

梁父其禮頗采太祝之祀雍上帝所用而封藏皆祕之世不得而記也始皇之上太山中阪遇暴風雨休於大樹下諸儒生既絀不得與用於封事之禮聞始皇遇風雨則譏之於是始皇遂東游海上行禮祠名山大川及八神求僊人羨門之屬八神將自古而有之或曰太公以來作之齊所以為齊以天齊也其祀絶莫知起時八神一曰天主祠天齊天齊淵水居臨菑南郊山下者二曰地主祠太山梁父蓋天好陰祠之必於高山之下小

山之上命曰時地貴陽祭之必于澤中圓丘云三曰兵主祠蚩尤蚩尤在東平陸監鄉齊之西境也四曰陰主祠三山五曰陽主祠之罘括地志云之罘山在莱州文登縣西北九十里六曰月主祠之莱山皆在齊北並勃海七曰日主祠成山成山斗入海最居齊東北陽以迎日出云八曰四時主祠琅邪琅邪在齊東方蓋歲之所始皆言用一牢具祠而巫祝所損益珪幣雜異焉自齊威宣之時騶子之徒論論著終始五德之運及秦帝而齊人奏之故始皇采用

之而宋毋忌正伯僑充尚羨門子高最後皆燕人為方僊道形解銷化依於鬼神之事騶衍以陰陽主運顯於諸侯而燕齊海上之方士傳其術不能通然則怪迂阿諛苟合之徒自此興不可勝數也自威宣燕昭使人入海求蓬萊方丈瀛州此三神山者其傳在勃海中去人不遠患且至則船風引而去蓋嘗有至者諸僊人及不死之藥皆在焉其物禽獸盡白而黃金銀為宮闕未至望之如雲及到三神山反居水下臨之風輒引去終莫

能至云世主莫不甘心焉及至秦始皇并天下至海上則方士言之不可勝數始皇自以為至海上而恐不及矣使人乃齎童男女入海求之船交海中皆以風為解曰未能至望見之焉其明年始皇復游海上至琅邪過恒山從上黨歸後三年游碣石考入海方士從上郡歸後五年始皇南至湘山遂登會稽並海上冀遇海中三神山之竒藥不得還至沙丘崩括地志云沙丘臺在邢州平鄉東北三十里二世元年東廵碣石並海南歴太山至會稽皆禮祠之

而刻勒始皇所立石書旁以章始皇之功德其秋諸侯畔秦三年而二世弒死始皇封禪之後十二歲秦亡諸儒生疾秦焚詩書誅僇文學百姓怨其法天下畔之皆譌曰始皇上太山為暴風雨所擊不得封禪此豈所謂無其德而用事者邪昔三代之君皆在河洛之間世本云夏禹都陽城避商均也又都平陽或在安邑或在晉陽也帝王世紀云殷湯都亳在梁又都偃師至盤庚徙河北又徙偃師也周文武都酆鄗至平王徙都河南按三代之居皆在河洛之間也故嵩高為中岳而四岳各如其方四瀆咸在山東至秦稱帝都咸陽則天

岳四瀆皆并在東方自五帝以至秦軼興軼衰名山大川或在諸侯或在天子其禮損益世殊不可勝記及秦并天下令祠官所常奉天地名山大川鬼神可得而序也於是自殽以東名山五大川祠二曰太室太室嵩高也恒山太山會稽湘山水曰濟曰淮春以脯酒為歲祠因泮凍秋涸凍冬賽禱祠其牲用牛犢各一牢具珪幣各異自華以西名山七名川四曰華山括地志云華山在華州華陰縣南八里古文以為敦物也謂云華嶽本一山當河水過而行河神巨靈手盪脚蹋開而為兩今脚跡在東首陽下手

掌在華山今呼為仙掌河流於二山之間也闕山圖云巨靈胡者偏得神天之道能造山川出江河也

薄山薄山者襄山也

薄音白落反衰音色眉反括地志云薄山亦名衰山一名寸棘山一名渠山一名雷首山一名獨頭山一名首陽山一名吳山一名條山在陝州河東縣城北十里此山西起雷山東至吳坂凡十名以州縣分之多在蒲州令史文云自華以西未詳也

岳山岐山吳岳鴻冢瀆山蜀之汶山水曰河祠臨晉

即同州馮翊縣本漢臨晉縣也收大荔秦獲之更名括地志云大河祠在同州朝邑縣南三十里山海經云水夷人面乘兩龍也太公金匱云馮脩也魚龍河圖云河伯姓呂公子夫人姓馮名夷河伯字也華陰同鄉隄首人水死化為河伯應劭云夷馮夷乃水仙也

沔祠漢中湫淵祠朝那

括地志云朝那湫祠在原州平高縣東南二十里湫谷水

源出寧州安定縣江水祠蜀括地志云江瀆祠在益州城都縣南八里秦幷天下江水祠蜀亦春秋泮涸禱賽如東方名山川而牲牛犢牢具珪幣各異而四大冢鴻岐吳岳皆有嘗禾陳寶節來祠其河加有嘗醪此皆在雍州之域近天子之都故加車一乘騂駒四霸産括地志云霸水古滋水也亦名曰藍谷水即秦嶺水之下流也雍州藍田縣滻水即荊海猶枷之下流也在雍州萬年縣也長水灃澇括地志云灃水源在雍州長安縣西南山灃谷涇渭皆非大川以近咸陽盡得比山川祠而無諸加汧洛括地志云汧水源出隴州汧源縣西南汧山東入渭洛水源出慶州洛源縣由於山南流入渭又云洛水商州洛

南縣西冢嶺山東北流入河按有三洛水未知祠何者二淵地理志云三川源在慶州華池縣西子午嶺東三川合因名也鳴澤括地志云鳴澤在幽州范陽縣西十五里按道縣在易州淶水縣北一里故遒城是也澤在遒南蒲山岳壻山之屬為小山川亦皆歲禱賽泮涸祠禮不必同而雍有日月參辰南北斗熒惑太白歲星塡星二十八宿風伯雨師四海九臣十四臣諸布諸嚴諸逑之屬百有餘廟西亦有數十祠於湖有周天子祠於下邽有天神灃滈有昭明天子辟池於社亳有三社主之祠壽星祠角亢在辰為壽星三月之時萬物始生建於春氣布養各盡其性不罹災夭故壽

而雍菅廟亦有杜主杜主故周之右將軍括地志云杜祠雍州長安縣西南二十五里　其在秦中最小鬼之神者各以歲時奉祠唯雍四時上帝為尊括地志云鄜時吳陽上下時是言秦用四時祠上帝青赤白最尊貴之也其光景動人民唯陳寶故雍四時春以為歲禱因泮凍秋涸凍冬賽祠五月嘗駒及四仲之月祠若月祠陳寶節來一祠春夏用騂秋冬用駵時駒四匹木㝢龍欒車一駟木㝢車馬一駟各如其帝色黃犢羔各四珪幣各有數皆生瘞埋無俎豆之具豆以木為之受四升高尺二寸漆其中大夫以上赤

雲氣星辰候如衆瑞口是天子王者之也三年一郊秦以冬十月爲歲首故常以十月上宿郊見通權火拜於咸陽之旁而衣上白其用如經祠云西時畦時祠如其故上不親往諸此祠皆太祝常主以歲時奉祠之至如他名山川諸鬼及八神之屬上過則祠去則已郡縣遠方神祠者民各自奉祠不領於天子之祝官祝官有祕祝即有菑祥輒祝祠移過於下謂有災祥輒令祝官祠祭移其咎惡於衆官及百姓也漢興高祖之微時嘗殺大蛇有物曰蛇白帝子也而殺者赤帝子高祖

初起禱豐枌榆社徇沛為沛公則祠蚩尤釁鼓旗遂以十月至灞上與諸侯平咸陽立為漢王因以十月為年首而色上赤二年東擊項籍而還入關問故秦時上帝祠何帝也對曰四帝有白青黃赤帝之祠高祖曰吾聞天有五帝而有四何也莫知其說於是高祖曰吾知之矣乃待我而具五也乃立黑帝祠命曰北畤有司進祠上不親往悉召故秦祝官復置太祝太宰如其故儀禮因令縣為公社下詔曰吾甚重祠而敬祭令上帝之祭

及山川諸神當祠者各以其時禮祠之如故後四歲天下已定詔御史令豐謹治枌榆社常以四時春以羊彘祠之令祝官立蚩尤之祠於長安長安置祠祝官女巫其梁巫祠天地天社天水房中堂上之屬晉巫祠五帝東君雲中司命巫社巫族人先炊之屬先炊古炊母之神也秦巫祠社主巫保族纍之屬荆巫祠堂下巫先司命施糜之屬九天巫祠九天太玄經云一中天二羨天三從天四更天五睟天六廓天七減天八沈天九成天之皆以歲時祠宮中其河巫祠河於臨晉而南山巫祠

南山秦中秦中者二世皇帝各有時月其後二歲或曰周興而邑邰立后稷之祠至今血食天下顔師古云稷有社稷故言血食遍於天下於是高祖制詔御史其令郡國縣立靈星祠漢舊儀云五年修復周家舊祠祀后稷於東南為民祈農報厥功夏則龍星見而始雩龍星左角為天田右角為大庭天田為司馬教人種百穀為稷靈者神也辰之神為靈星故以壬辰日祠靈星於東南金勝為土相也廟記云靈星祠在長安城東十里常以歲時祠以牛高祖十年春有司請令縣常以春三月及時臘祠社稷以羊豕民里社各自財以祠制曰可其後十八年孝文帝即位即位十三年

下詔曰今祕祝移過於下朕甚不取自今除之始名山大川在諸侯諸侯祝各自奉祠天子官不領及齊淮南國廢（齊有泰山淮南有天柱山二山初天子祝官不領遂廢其祀令諸侯奉祠令令太祝盡以歲時致禮如秦故儀）令太祝盡以歲時致禮如故是歲制曰朕即位十三年于今賴宗廟之靈社稷之福方內艾安民人靡疾間者比年登朕之不德何以饗此皆上帝諸神之賜也蓋聞古者饗其德必報其功欲有增諸神祠有司議增雍五時路車各一乘駕被具（顏師古云駕舩被馬之飾皆具）西時畦時

駟車各一乘駟馬四匹駕被具其河湫漢水河秋黄河及湫泉加玉各二言二水祭時各加玉璧二枚及諸祠各增廣壇場圭幣俎豆以差加之而祝釐者歸福於朕百姓不與焉自今祝致敬毋有所祈魯人公孫臣上書曰始秦得水德今漢受之推終始傳則漢當土德土德之應黄龍見宜改正朔易服色色上黄是時丞相張蒼好律歷以為漢乃水德之始故河決金堤其符也年始冬十月色外黒内赤與德相應如公孫臣言非也罷之後三歲黄龍見成紀

按成紀云泰州縣也文帝乃召公孫臣拜爲博士與諸生草改歷服色事其夏下詔曰異物之神見于成紀無害於民歲以有年朕祈郊上帝諸神禮官議無諱以勞朕有司皆曰古者天子夏親郊祠上帝於郊故曰郊於是夏四月文帝始郊見雍五畤祠衣皆上赤其明年趙人新垣平以望氣見上言長安東北有神氣成五采若人冠絻焉或曰東北神明之舍西方神明之墓也天瑞下宜立祠上帝以合符應於是作渭陽五帝廟同宇括地志云渭陽五帝廟在

雍州咸陽縣東三十里宮殿疏云五帝廟一宇五殿也按一宇之內而設五帝各依其方帝別為一殿而門各如帝色也帝一殿面各五門各如其帝色祠所用及儀亦如雍五時夏四月文帝親拜霸渭之會渭陽五廟在二水之合北岸以郊見渭陽五帝五帝廟南臨渭北穿蒲池溝水顏師古云蒲池謂蒲而種池也蒲字或作蘭言其水恐顏說非按括地志云渭北咸陽縣有蘭池而始皇逢盜蘭池者也言穿溝引渭水入蘭池也疑滿字誤作為蒲重更錯失權火舉而祠若光輝然屬天焉於是貴平上大夫賜累千金而使博士諸生刺六經中作王制謀議巡狩封禪事文帝出長安門括地志云久長門故

亭在雍州萬年縣東北苑中後館陶公主長門園武帝以長門宮即此若見五人於道北遂因其直北立五帝壇祠以五牢具其明年新垣平使人持玉杯上書闕下獻之平言上曰闕下有寶玉氣來者已視之果有獻玉杯者刻曰人主延壽平又言臣候日再中居頃之日却復中於是始更以十七年為元年令天下大酺平言曰周鼎亡在泗水中今河溢通泗臣望東北汾陰直有金寶氣意周鼎其出乎兆見不迎則不至於是上使使治廟汾陰南臨河欲祠出周鼎人有

上書告新垣平所言氣神事皆詐也下平吏治誅夷新
垣平自是之後文帝怠於改正朔服色神明之事而渭
陽長門五帝使祠官領以時致禮不往焉明年匈奴數
入邊興兵守禦後歲少不登數年而孝景即位十六年
祠官各以歲時祠如故無有所興至今天子今天子初
即位尤敬鬼神之祀元年漢興已六十餘歲矣天下艾
安搢紳之屬皆望天子封禪改正度也而上鄉儒術招
賢良趙綰王臧等以文學為公卿欲議古立明堂城南

以朝諸侯草巡狩封禪改歷服色事未就會竇太后治
黄老言不好儒術使人微伺得趙綰等姦利事召案綰
臧綰臧自殺諸所興皆廢後六年竇太后崩其明年徵
文學之士公孫弘等明年今上初至雍郊見五時後常
三歲一郊是時上求神君舍之上林中蹏氏觀神君者
長陵女子以子死見神於先後宛若宛若祠之其室民
多往祠平原君往祠其後子孫以尊顯及今上即位則
厚禮置祠之内中聞其言不見其人云是時李少君亦

以祠竈穀道却老方見上上尊之少君者故深澤矦舍
人主方匿其年及其生長常自謂七十能使物却老其
游以方徧諸侯無妻子人聞其能使物及不死更饋遺
之常餘金錢衣食人皆以為不治生業而饒給又不知
其何所人愈信爭事之少君資好方善為巧發奇中嘗
從武安侯飲坐中有九十餘老人少君乃言與其大父
游射處老人為兒時從其大父識其處一坐盡驚少君
見上上有故銅器問少君少君曰此器齊桓公十年陳

於柏寢已而案其刻果齊桓公器一宫盡駭以為少君神數百歲人也少君言上曰祠竈則致物致物而丹沙可化為黄金黄金成以為飲食器則益壽益壽而海中蓬萊僊者乃可見見之以封禪則不死黄帝是也臣嘗游海上見安期生安期生食巨棗大如瓜安期生僊者通蓬萊中合則見人不合則隱於是天子始親祠竈遣方士入海求蓬萊安期生之屬而事化丹沙諸藥齊為黄金矣居久之李少君病死天子以為化去不死而使

黃錘史寬舒受其方求蓬萊安期生莫能得而海上燕
齊怪迂之方士多更來言神事矣亳人謬忌奏祠太一
方曰天神貴者太一太一佐曰五帝古者天子以春秋
祭太一東南郊用太牢七日為壇開八通之鬼道於是
天子令太祝立其祠長安東南郊常奉祠如忌方其後
人有上書言古者天子三年壹用太牢祠神三一天一
地一太一天子許之令太祝領祠之於忌太一壇上如
其方後人復有上書言古者天子常以春解祠祠黃帝

用一梟破鏡冥羊用羊祠馬行用一青牡馬太一澤山君地長用牛武夷君用乾魚陰陽使者以一牛令祠官領之如其方而祠於忌太一壇旁其後天子苑有白鹿以其皮為幣以發瑞應造白金焉其明年郊雍獲一角獸若麟然有司曰陛下肅祇郊祀上帝報享錫一角獸蓋麟云於是以薦五時時加一牛以燎錫諸侯白金風符應合于天也於是濟北王以為天子且封禪乃上書獻太山及其旁邑天子以他縣償之常山王有罪遷天

子封其弟於真定以續先王祀而以常山為郡然後五岳皆在天子之邦其明年齊人少翁以鬼神方見上上有所幸王夫人夫人卒少翁以方蓋夜致王夫人及竈鬼之貌云天子自帷中望見焉於是乃拜少翁為文成將軍賞賜甚多以客禮禮之文成言曰上即欲與神通宮室被服非象神神物不至乃作畫雲氣車及各以勝日駕車辟惡鬼又作甘泉宮中為臺室畫天地太一諸鬼神而致祭具以致天神居歲餘其方益衰神不至乃

為帛書以飯牛詳不知言曰此牛腹中有奇殺視得書
書言甚怪天子識其手書問其人果是偽書於是誅文
成將軍隱之其後則又作柏梁銅柱承露仙人掌之屬
矣文成死明年天子病鼎湖甚巫醫無所不致不愈游
水發根言上郡有巫病而鬼神下之上召置祠之甘泉
及病使人問神君神君言曰天子無憂病病少愈彊與
我會甘泉於是病愈遂起幸甘泉病良已大赦置酒壽
宮神君壽宮神君最貴者太一其佐曰大禁司命之屬

皆從之非可得見聞其言言與人音等時去時來來則
風肅然居室帷中時晝言然常以夜天子祓然後入因
巫為主人關飲食所以言行下又置壽宫北宫張羽旗
設供具以禮神君神君所言上使人受書其言命之曰
書法其所語世俗之所知也無絶殊者而天子心獨喜
其事祕世莫知也其後三年有司言元宜以天瑞命不
宜以一二數一元曰建二元以長星曰光三元以郊得
一角獸曰狩云其明年冬天子郊雍議曰今上帝朕親

郊而后土無祀則禮不荅也有司與太史公祠官寬舒議天地牲角繭栗今陛下親祠后土后土宜於澤中圜丘為五壇壇一黃犢太牢具已祠盡瘞而從祠衣上黃於是天子遂東始立后土祠汾陰脽丘如寬舒等議上親望拜如上帝禮禮畢天子遂至滎陽而還過雒陽下詔曰三代邈絶遠矣難存其以三十里地封周後為周子南君以奉其先祀焉是歲天子始廵郡縣浸尋於泰山矣其春樂成侯上書言欒大欒大膠東宮人故嘗與

文成將軍同師已而為膠東王尚方而樂成侯姊為康王后無子康王死他姬子立為王而康后有淫行與王不相中相危以法康后聞文成已死而欲自媚於上乃遣欒大因樂成侯求見言方天子既誅文成後悔其早死惜其方不盡及見欒大大說大為人長美言多方略而敢為大言處之不疑大言曰臣常往來海中見安期羨門之屬顧以臣為賤不信臣又以為康王諸侯耳不足與方臣數言康王康王又不用臣臣之師曰黄金可

成而河決可塞不死之藥可得僊人可致也然臣恐效文成則方士皆奄口惡敢言方哉上曰文成食馬肝死耳子誠能脩其方我何愛乎大曰臣師非有求人人者求之陛下必欲致之則貴其使者令有親屬以客禮待之勿畀使各佩其信印乃可使通言於神人神人尚肯邪不邪致尊其使然後可致也於是上使驗小方鬭棊棊自相觸擊是時上方憂河決而黃金不就乃拜大爲五利將軍居月餘得四印佩天士將軍地士將軍大通

將軍印制詔御史昔禹疏九江決四瀆間者河溢臯陸隄繇不息朕臨天下二十有八年天若遺朕士而大通馬乾稱蜚龍鴻漸于般朕意庶幾與焉其以二千戶封地士將軍大為樂通侯賜列侯甲第僮千人乘轝斥車馬帷幄器物以充其家又以衛長公主妻之齎金萬斤更命其邑曰當利公主天子親如五利之第使者存問供給相屬於道自大主將相以下皆置酒其家獻遺之於是天子又刻玉印曰天道將軍使使衣羽衣夜立白

茅上五利將軍亦衣羽衣夜立白茅上受印以示不臣也而佩天道者且為天子道天神也於是五利常夜祠其家欲以下神神未至而百鬼集矣然頗能使之其後裝治行東入海求其師云大見數月佩六印貴震天下而海上燕齊之閒莫不搤捥而自言有禁方能神僊矣其夏六月中汾陰巫錦為民祠魏脽后土營旁見地如鉤狀掊視得鼎鼎大異於衆鼎文鏤無款識怪之言吏吏告河東太守勝勝以聞天子使使驗問巫得鼎無姦

詐乃以禮祠迎鼎至甘泉從行上薦之至中山晏䁩有黄雲蓋焉有麃過上自射之因以祭云至長安公卿大夫皆議請尊寳鼎天子曰間者河溢歲數不登故巡祭后土祈為百姓育穀今歲豐廡未報鼎曷為出哉有司皆曰聞昔泰帝興神鼎一一者壹統天地萬物所繫終焉黄帝作寳鼎三象天地人禹收九牧之金鑄九鼎皆嘗亨鬺上帝鬼神遭聖則興鼎遷于夏商周徳衰宋之社亡鼎乃淪没伏而不見頌云自堂徂基自羊徂牛鼐

鼎及鼒不吳不驁胡考之休令鼎至甘泉光閏龍變承休無疆合茲中山有黃白雲降蓋若獸為符路弓乘矢集獲壇下報祠大享唯受命而帝者心知其意而合德焉鼎宜見於祖禰藏于帝廷以合明應制曰可入海求蓬萊者言蓬萊不遠而不能至者殆不見其氣上乃遣望氣佐候其氣云其秋上幸雍且郊或曰五帝太一之佐也宜立太一而上親郊之上疑未定齊人公孫卿曰今年得寶鼎其冬辛巳朔旦冬至與黃帝時等卿有札

書曰黄帝得寶鼎宛朐問於鬼臾區鬼臾區對曰黄帝得寶鼎神策是歳己酉朔旦冬至得天之紀終而復始於是黄帝迎日推策後率二十歳復朔旦冬至凡二十推三百八十年黄帝僊登于天卿因所忠欲奏之所忠視其書不經疑其妄書謝曰寶鼎事已决矣尚何以為卿因嬖人奏之上大說乃召問卿對曰受此書申公申公已死上曰申公何人也卿曰申公齊人與安期生通受黄帝言無書獨有此鼎書曰漢興復當黄帝之時曰

漢之聖者在高祖之孫且曾孫也寶鼎出而與神通封
禪封禪七十二王唯黃帝得上太山封申公曰漢王亦
當上封上封則能僊登天矣黃帝時萬諸侯而神靈之封
居七千天下名山八而三在蠻夷五在中國中國華山首
山太室太山東萊此五山黃帝之所常游與神會黃帝
且戰且學僊患百姓非其道者乃斷斬非鬼神者百餘
歲然後得與神通黃帝郊雍上帝宿三月鬼臾區號大鴻
死葬雍故鴻冢是也其後黃帝接萬靈明廷明廷者甘

泉也所謂寒門者谷口也黄帝采首山銅鑄鼎於荆山下鼎既成有龍垂胡髯下迎黄帝黄帝上騎羣臣後宫從上者七十餘人龍乃上去餘小臣不得上乃悉持龍髯龍髯拔墮墮黄帝之弓百姓仰望黄帝既上天乃抱其弓與胡髯號故後世因名其處曰鼎湖其弓曰烏號於是天子曰嗟呼吾誠得如黄帝吾視去妻子如脫躧耳乃拜卿為郎東使候神於太室上遂郊雍至隴西西登崆峒幸甘泉令祀官寛舒等具太一祠壇祠壇放薄

忌太一壇壇三垓五帝壇環居其下各如其方黃帝西
南除八通鬼道太一其所用如雍一時物而加醴棗脯
之屬殺一貍牛以為俎豆牢具而五帝獨有俎豆醴進
其下四方地為餟食羣臣從者及北斗云已祠胙餘皆
燎之其牛色白鹿居其中彘在鹿中水而洎之祭日以
牛祭月以羊彘特太一祝宰則衣紫及繡五帝各如其
色日赤月白十一月辛巳朔旦冬至昧爽天子始郊拜
太一朝朝日夕夕月則揖而見太一如雍郊禮其贊饗

曰天始以寶鼎神䇲授皇帝朔而又朔終而復始皇帝敬拜見焉而衣上黄其祠列火滿壇壇旁亨炊具有司云祠上有光焉公卿言皇帝始郊見太一雲陽有司奉瑄玉嘉牲薦饗是夜有美光及晝黄氣上屬天太史公祠官寛舒等曰神靈之休祐福兆祥宜因此地光域立太畤壇以明應令太祝領秋及臘間祠三歲天子一郊見其秋為伐南越告禱太一以牡荆畫幡日月北斗登龍以象天一三星為太一鋒命曰靈旗為兵禱則太史奉

以指所伐國而五利將軍使不敢入海之大山祠上使人隨驗實毋所見五利妄言見其師其方盡多不讐上乃誅五利其冬公孫卿候神河南言見僊人跡緱氏城上有物如雉往來城上天子親幸緱氏城視跡問卿得毋效文成五利乎卿曰僊者非有求人主人主者求之其道非少寬假神不來言神事事如迂誕積以歲乃可致也於是郡國各除道繕治宮觀名山神祠所以望幸也其春既滅南越上有嬖臣李延年以好音見上善之

下公卿議曰民閒祠尚有鼓舞樂今郊祠而無樂豈稱乎公卿曰古者祠天地皆有樂而神祇可得而禮或曰太帝使素女鼓五十弦瑟悲帝禁不止故破其瑟為二十五弦於是賽南越禱祠太一后土始用樂舞益召歌兒作二十五弦及空侯琴瑟自此起其來年冬上議曰古者先振兵釋旅然後封禪乃遂北巡朔方勒兵十餘萬還祭黃帝冢橋山釋兵須如上曰吾聞黃帝不死今有冢何也或對曰黃帝已僊上天羣臣葬其衣冠既至

甘泉為且用事太山先類祠太一自得寶鼎上與公卿諸生議封禪封禪用希曠絶莫知其儀禮而羣儒采封禪尚書周官王制之望祀射牛事齊人丁公年九十餘曰封禪者合不死之名也秦皇帝不得上封陛下必欲上稍上即無風雨遂上封矣上於是乃令諸儒習射牛草封禪儀數年至且行天子既聞公孫卿及方士之言黄帝以上封禪皆致怪物與神通欲放黄帝以上接神僊人蓬萊士高世比德於九皇而頗采儒術以文之羣

儒既已不能辨明封禪事又牽拘於詩書古文而不能
騁上為封禪祠器示羣儒羣儒或曰不與古同徐偃又
曰太常諸生行禮不如魯善周霸屬圖封禪事於是上
絀偃霸而盡罷諸儒不用三月遂東幸緱氏禮登中岳
太室從官在山下聞若有言萬歲云問上上不言問下
下不言於是以三百戶封太室奉祠命曰崇高邑東上
太山太山之草木葉未生乃令人上石立之太山巔上
遂東巡海上行禮祠八神齊人之上疏言神怪奇方者

以萬數然無驗者乃益發船令言海中神山者數千人求蓬萊神人公孫卿持節常先行候名山至東萊言夜見大人長數丈就之則不見見其跡甚大類禽獸云羣臣有言見一老父牽狗言吾欲見巨公已忽不見上即見大跡未信及羣臣有言老父則大以為僊人也宿留海上予方士傳車及間使求僊人以千數四月還至奉高上念諸儒及方士言封禪人人殊不經難施行天子至梁父禮祠地主乙夘令侍中儒者皮弁薦紳射牛行

事封太山下東方如郊祠太一之禮封廣丈二尺高九尺其下則有玉牒書書祕禮畢天子獨與侍中奉車子侯上太山亦有封其事皆禁明日下陰道丙辰禪太山下趾東北肅然山如祭后土禮天子皆親拜見衣上黃而盡用樂焉江淮間一茅三脊為神藉五色土益雜封縱遠方奇獸蜚禽及白雉諸物頗以加禮兕牛犀象之屬不用皆至太山祭后土封禪祠其夜若有光晝有白雲起封中天子從禪還坐明堂羣臣更上壽於是制詔

御史朕以眇眇之身承至尊兢兢焉懼不任維德菲薄不明于禮樂脩祠太一若有象景光屑如有望震於怪物欲止不敢遂登封太山至于梁父而後禪肅然自新嘉與士大夫更始賜民百戶牛一酒十石加年八十孤寡布帛二匹復博奉高蛇丘歷城無出今年租稅其大赦天下如乙卯赦令行所過毋有復作事在二年前皆勿聽治又下詔曰古者天子五載一廵狩用事太山諸侯有朝宿地其令諸侯各治邸太山下天子既已封太

山無風雨灾而方士更言蓬萊諸神若將可得於是上欣然庶幾遇之乃復東至海上望兾遇蓬萊焉奉車子侯暴病一日死上乃遂去並海上北至碣石廵自遼西歴北邊至九原五月反至甘泉有司言寶鼎出為元鼎以今年為元封元年其秋有星茀于東井後十餘日有星茀于三能望氣王朔言候獨見旗星出如瓜食頃復入焉有司皆曰陛下建漢家封禪天其報徳星云其來年冬郊雍五帝還拜祝祠太一贊饗曰徳星昭衍厥維

休祥壽星仍出淵耀光明信星昭見皇帝敬拜太祝之享其春公孫卿言見神人東萊山若云欲見天子天子於是幸緱山城拜卿為中大夫遂至東萊宿留之數日無所見見大人跡云復遣方士求神怪采芝藥以千數是歲旱於是天子既出無名乃禱萬里沙過祠太山還至瓠子自臨塞決河留二日沈祠而去使二卿將卒塞決河徙二渠復禹之故跡焉是時既滅兩越越人勇之乃言越人俗鬼而其祠皆見鬼數有效昔東甌王敬鬼

壽百六十歲後世怠慢故衰耗乃令越巫立越祝祠安臺無壇亦祠天神上帝百鬼而以雞卜上信之越祠雞卜始用公孫卿曰僊人可見而上往常遽以故不見今陛下可為觀如緱城置脯棗神人宜可致也且僊人好樓居於是上令長安則作蜚廉桂觀甘泉則作益延壽觀使卿持節設具而候神人乃作通天莖臺置祠具其下將招來僊神人之屬於是甘泉更置前殿始廣諸宮室夏有芝生殿房內中天子為塞河興通天臺若見有

光云乃下詔甘泉房中生芝九莖赦天下毋有復作其明年伐朝鮮夏旱公孫卿曰黄帝時封則天旱乾封三年上乃下詔曰天旱意乾封乎其令天下尊祠靈星焉其明年上郊雍通回中道巡之春至鳴澤從西河歸其明年冬上巡南郡至江陵而東登禮灊之天柱山號曰南岳浮江自尋陽出樅陽過彭蠡禮其名山川北至琅邪並海上四月中至奉高脩封焉初天子封太山太山東北阯古時有明堂處處險不敞上欲治明堂奉高旁

未曉其制度濟南人公玉帶上黃帝時明堂圖明堂圖中有一殿四面無壁以茅蓋通水圜宮垣為複道上有樓從西西入命曰昆侖天子從之入以拜祠上帝焉於是上令奉高作明堂汶上如帶圖及五年脩封則祠太一五帝於明堂上坐令高皇帝祠坐對之祠后土於下房以二十太牢天子從昆侖道入始拜明堂如郊禮禮畢燎堂下而上又上泰山自有祕祠其巔而太山下祠五帝各如其方黃帝并赤帝而有司侍祠焉山上舉火

下悉應之其後二歲十一月甲子朔旦冬至推歷者以本統天子親至太山以十一月甲子朔旦冬至日祠上帝明堂毋脩封禪其贊饗曰天增授皇帝太一元神策周而復始皇帝敬拜太一東至海上考入海及方士求神者莫驗然益遣冀遇之十一月乙酉柏梁烖十二月甲午朔上親禪高里祠后土臨勃海將以望祀蓬萊之屬冀至殊廷焉上還以柏梁烖故朝受計甘泉公孫卿曰黃帝就青靈臺十二日燒黃帝乃治明廷明廷甘泉

也方士多言古帝王有都甘泉者其後天子又朝諸侯甘泉甘泉作諸侯邸勇之乃曰越俗有火烖復起屋必以大用勝服之於是作建章宫度為千門萬户前殿度高未央其東則鳳闕高二十餘丈其西則唐中數十里虎圈其北治大池漸臺高二十餘丈命曰太液池中有蓬萊方丈瀛洲壺梁象海中神山龜魚之屬其南有玉堂壁門大鳥之屬乃立神明臺井幹樓度五十丈輦道相屬焉夏漢改歷以正月為歳首而色上黄官名更印

章以五字為太初元年是歲西伐大宛蝗大起丁夫人
雒陽虞初等以方祠詛匈奴大宛焉其明年有司上言
雍五畤無牢熟具芬芳不備乃令祠官進畤犢牢具色
食所勝而以木禺馬代駒焉獨五月嘗駒行親郊用駒
及諸名山川用駒者悉以木禺馬代行過乃用駒他禮
如故其明年東巡海上考神僊之屬未有驗者方士有
言黄帝時為五城十二樓以候神人於執期命曰迎年
上許作之如方命曰明年上親禮祠上帝焉公玉帶曰

黃帝時雖封太山然風后封巨岐伯令黃帝封東太山禪凡山合符然後不死焉天子既令設祠具至東太山太山卑小不稱其聲乃令祠官禮之而不封禪焉其後令帶春祠候神物夏遂還太山脩五年之禮如前而加以禪祠石閭石閭者在太山下阯南方方士多言此僊人之閭也故上親禪焉其後五年復至太山脩封還過祭恒山令天子所興祠太一后土三年親郊祠建漢家封禪五年一脩封薄忌太一及三一冥羊馬行赤星五

五寛舒之祠官以歳時致禮凡六祠皆太祝領之至如八神諸明年凡山他名祠行過則祠行去則已方士所興祠各自主其人終則已祠官不主他祠皆如其故令上封禪其後十二歳而還徧於五岳四瀆矣而方士之候伺神人入海求蓬萊終無有驗而公孫卿之候神者猶以大人之跡為解無有效天子益怠厭方士之恠迂語矣然羈縻不絶冀遇其真自此之後方上言神祠者彌衆然其效可睹矣

太史公曰余從巡祭天地諸神名山川而封禪焉入壽宮侍祠神語究觀方士祠官之意於是退而論次自古以來用事於鬼神者具見其表裏後有君子得以覽焉若至俎豆珪幣之詳獻酬之禮則有司存

史記正義卷二十八

史記正義卷二十九

唐 張守節 撰

河渠書第七　　史記二十九

夏書曰禹抑鴻水十三年過家不入門陸行載車水行載舟泥行蹈毳山行即橋以別九州隨山浚川任土作貢通九道陂九澤顏師古云通九州之道及鄣遏其澤也度九山度田洛反釋名云山者産也言産生物也言於地所宜商而度之以制貢賦沇水以志九州山澤所生物産言於地所宜商而度之以制貢賦然河菑衍溢害

中國也尤甚唯是為務故道河自積石歷龍門在同州韓城縣北五十里為鑿廣八十步南到華陰華陰縣也魏之陰晉秦惠文王更名寧秦漢高帝改曰華陰也東下砥柱底柱山俗名三門山在硤石縣東北五十里在河之中也及孟津在洛州河陽縣南門外也雒汭至于大邳孔安國云山再成曰邳按在衛州黎陽縣南七里也於是禹以為河所從來者高水湍悍難以行平地數為敗乃厮二渠以引其河北載之高地過降水絳水源出潞州屯留縣西南方山東北至于大陸大陸澤在邢州及趙州界一名廣河澤一名鉅鹿澤也播為九河言過絳水及大陸水之口至冀州分為九河也同為逆河入于勃海九州既疏九

澤既灑諸夏艾安功施于三代自是之後滎陽下引河東南為鴻溝以通宋鄭陳蔡曹衛與濟汝淮泗會于楚西方則通渠漢水雲夢之野東方則通鴻溝江淮之閒於吳則通渠三江五湖於齊則通菑濟之閒於蜀蜀守冰鑿離碓辟沫水之害穿二江成都之中［括地志云大江一名汶江一名管橋水一名清江亦名水江西南自溫江縣界流來又云郫江一名成都江一名市橋江亦名中日江亦曰內江西北自新繁縣界流來二江並在益州成都縣界杜預益州記云二江者郫江流江也風俗通云秦昭王使李冰為蜀守開成都縣兩江溉田萬頃神須取女二人以為婦冰自以為女與神婚徑至祠勸神酒酒杯

瀘瀘因隔聲責之因忽不見良久有兩蒼牛鬬於江岸有閒輒還流江謂官屬曰吾鬬疲極不當相助耶南向腰中正白者我綬也主簿刺殺北面者江神遂死華陽國志云蜀時濯錦流江中則鮮明也此渠皆可行舟有餘則用溉浸百姓饗其利至于所過往往引其水益用溉田疇之渠以萬億計然莫足數也西門豹引漳水溉鄴括地志云漳水一名濁漳水源出潞州長子縣西力黃山地理志云濁漳水在長子鹿谷山東至鄴入清漳按力黃鹿谷二山北鹿也鄴相州之縣也以富魏之河內而韓聞秦之好興事欲罷之毋令東伐乃使水工鄭國閒說秦令鑿涇水自中山西邸瓠口為渠括地志云中山一名仲山在雍州雲陽

縣西十五里又云焦穫藪亦名瓠在涇陽北城外也並

抵至也至渠首起雲陽縣西南二十五里今枯也

北山東注洛三百餘里欲以溉田中作而覺秦欲殺鄭

國鄭國曰始臣為閒然渠成亦秦之利也秦以為然卒

使就渠渠就用注填閼之水溉澤鹵之地四萬餘頃收

皆畝一鍾於是關中為沃野無凶年秦以富彊卒并諸

侯因命曰鄭國渠漢興三十九年孝文時河決酸棗東

潰金隄括地志云金隄一名千里隄在白馬縣東五里於是東郡大興卒塞之

其後四十有餘年今天子元光之中而河決於瓠子東

南注鉅野括地志云鄆州鉅野縣東北大澤是通於淮泗於是天子使汲黯鄭當時興人徒塞之輒復壞是時武安侯田蚡為丞相其奉邑食鄃貝州縣也鄃居河北河決而南則鄃無水菑邑收多蚡言於上曰江河之決皆天事未易以人力為彊塞塞之未必應天而望氣用數者亦以為然於是天子久之不事復塞也是時鄭當時為大農言曰異時關東漕粟從渭中上度六月而罷而漕水道九百餘里時有難處引渭穿渠起長安並南山下至河三百餘里徑

易漕度可令三月罷而渠下民田萬餘頃又可得以溉田此損漕省卒而益肥關中之地得穀天子以為然令齊人水工徐伯表悉發卒數萬人穿漕渠三歲而通通以漕大便利其後漕稍多而渠下之民頗得以溉田矣其後河東守番係言漕從山東西歲百餘萬石更砥柱之限敗亡甚多而亦煩費穿渠引汾括地志云汾水源出嵐州靜樂縣北百三十里管涔山北東南流入并州即西南流入至絳州蒲州入河也溉皮氏括地志云皮氏故城在絳州龍門縣西百三十步自秦漢魏晉皮氏縣皆治也汾陰括地志云汾陰故城俗名殷湯城在蒲汾

陰縣北九里漢汾陰縣下引河漑汾陰蒲坂下度可得五千頃五千頃故盡河壖棄地民茭牧其中耳今漑田之度可得穀二百萬石以上穀從渭上與關中無異而砥柱之東可無復漕天子以為然發卒數萬人作渠田數歲河移徙渠不利則田者不能償種久之河東渠田廢予越人令少府以為稍入其後人有上書欲通褒斜道括地志云褒谷在梁州褒城縣北五十里斜水源出褒城縣西北九十八里衙嶺山與褒水同源而派流漢書溝洫志云褒水通河斜水通渭皆以行船是也按褒城即褒中縣也及漕事下御史大夫張湯湯

問其事因言抵蜀從故道括地志云鳳州兩當縣本漢故道縣也在州之西五十里故道多阪回遠今穿褒斜道少阪近四百里而褒水通沔斜水通渭皆可以行船漕漕從南陽南陽郡今鄧州上沔入褒褒之絕水至斜間百餘里以車轉從斜下下渭如此漢中之穀可致山東從沔無限限之言多也山東謂河南之東山南之東及江南淮南皆經砥柱主運今並從沔便於三門之漕也便於砥柱之漕且褒斜材木竹箭之饒擬於巴蜀天子以為然拜湯子卬為漢中守發數萬人作褒斜道五百餘里道果便近而水湍石不

可漕其後莊熊羆言臨晉括地志云同州本臨晉城也一名大荔城亦曰馮翊城民願穿洛以溉重泉洛漆沮水也括地志云重泉故城在同州蒲城縣東南四十五里在同州西北四十五里以東萬餘頃故鹵地誠得水可令畝十石於是為發卒萬餘人穿渠自徵引洛水至商顏下岸善崩言商原之崖峯土性疏故善崩毀也乃鑿井深者四十餘丈往往為井井下相通行水水頹以絕商顏東至山嶺十餘里間井渠之生自此始穿渠得龍骨括地志云伏龍祠在同州馮翊縣西北四十里故老云漢時自徵穿渠引洛得龍骨其後立祠因以伏龍為名今祠頗有靈驗也故名曰龍首渠作

之十餘歲渠頗通猶未得其饒自河決瓠子後二十餘歲歲因以數不登而梁楚之地尤甚天子既封禪巡祭山川其明年旱乾封少雨天子乃使汲仁郭昌發卒數萬人塞瓠子決於是天子已用事萬里沙括地志云萬里沙在華州鄭縣東北二十里也則還自臨決河沈白馬玉璧于河令羣臣從官自將軍已下皆負薪寘決河是時東流郡燒草以故薪柴少而下淇園之竹以為楗天子既臨河決悼功之不成乃作歌曰瓠子決兮將奈何皓皓旰旰兮閭殫為河殫為

河兮地不得寧功無已時兮吾山平吾山平兮鉅野溢魚沸鬱兮柏冬日延道地兮離常流蛟龍騁兮方遠遊歸舊川兮神哉沛不封禪兮安知外為我謂河伯兮何不仁泛濫不止兮愁吾人齧桑浮兮淮泗滿久不反兮水維緩一曰河湯湯兮激潺湲北渡迂兮浚流難搴長茭兮沈美玉河伯許兮薪不屬薪不屬兮衛人罪燒蕭條兮噫乎何以禦水頹林竹兮揵石菑宣房塞兮萬福來於是卒塞瓠子築宮其上名曰宣房宮而道河北行

二渠復禹舊迹而梁楚之地復寧無水災自是之後用
事者爭言水利朔方西河河西酒泉皆引河及川谷以
溉田而關中輔渠靈軹引堵水汝南九江引淮東海引
鉅定太山下引汶水皆穿渠為溉田各萬餘頃佗小渠
披山通道者不可勝言然其著者在宣房
太史公曰余南登廬山觀禹疏九江遂至于會稽太湟
上姑蘇望五湖東闚洛汭大邳迎河行淮泗濟漯洛渠
西瞻蜀之岷山及離碓北自龍門至于朔方曰甚哉水

之為利害也余從負薪塞宣房悲瓠子之詩而作河渠
書

史記正義卷二十九

欽定四庫全書

史部

史記正義卷三十至三十四

詳校官編修臣李如筠

史記正義卷三十

唐　張守節　撰

平準書第八　史記三十

漢興接秦之弊丈夫從軍旅老弱轉糧饟作業劇而財匱自天子不能具鈞駟而將相或乘牛車齊民無藏蓋於是為秦錢重難用更令民鑄錢一黃金一斤約法省禁而不軌逐利之民蓄積餘業以稽市物物踊騰糶米

至石萬錢馬一匹則百金天下已平高祖乃令賈人不得衣絲乘車重租稅以困辱之孝惠高后時為天下初定復弛商賈之律然市井之子孫亦不得仕宦為吏量吏祿度官用以賦於民而山川園池市井古人未有市及井若朝聚井汲水便將貨物於井邊貨賣故言市井租稅之入自天子以至于封君湯沐邑皆各為私奉養焉不領于天下經費漕轉山東粟以給中都官歲不過數十萬石至孝文時莢錢益多輕乃更鑄四銖錢其文為半兩令民縱得自鑄錢故吳諸

侯也以即山鑄錢富埒天子其後卒以叛逆鄧通大夫也以鑄錢財過王者故吳鄧氏錢布天下而鑄錢之禁生焉匈奴數侵盜北邊屯戍者多邊粟不足給食當食者於是募民能輸及轉粟於邊者拜爵爵得至大庶長孝景時上郡以西旱亦復修賣爵令而賤其價以招民及徒復作得輸粟縣官以除罪益造苑馬以廣用而宮室列觀輿馬益增修矣至今上即位數歲漢興七十餘年之間國家無事非遇水旱之災民則人給家足都鄙廪

庾皆滿而府庫餘貨財京師之錢累巨萬貫朽而不可校太倉之粟陳陳相因充溢露積於外至腐敗不可食衆庶街巷有馬阡陌之間成羣而乘字牝者儐而不得聚會守閭閻者食粱肉為吏者長子孫居官者以為姓號故人人自愛而重犯法先行義而後絀恥辱焉當此之時網疏而民富役財驕溢或至兼幷豪黨之徒以武斷於鄉曲宗室有土公卿大夫以下爭于奢侈室廬輿服僭于上無限度物盛而衰固其變也自是之後嚴助

朱買臣等招來東甌烏侯反今台州永寧是也事兩越南越及閩越南越今廣州南海也閩越今建州建安也江淮之間蕭然煩費矣唐蒙司馬相如開路西南夷鑿山通道千餘里以廣巴蜀巴蜀之民罷焉彭吳賈滅朝鮮置滄海之郡則燕齊之間靡然發動及王恢設謀馬邑匈奴絕和親侵擾北邊兵連而不解天下苦其勞而干戈日滋行者齎居者送中外騷擾而相奉百姓抗弊以巧法財賂衰耗而不贍入物者補官出貨者除罪選舉陵遲廉恥相冒武力進用法嚴令具

興利之臣自此始也其後漢將歲以數萬騎出擊胡及車騎將軍衛青取匈奴河南地（謂靈夏三州地取在元朔二年）築朔方（今夏州也括地志云夏州秦上郡漢分置朔方郡魏不改隋置夏州也）當是時漢通西南夷道作者數萬人千里負擔饋粮率十餘鍾致一石散幣於邛僰以集之數歲道不通蠻夷因以數攻吏發兵誅之悉巴蜀租賦不足以更之乃募豪民田南夷入粟縣官而内受錢於都内東至滄海之郡人徒之費擬於南夷又興十萬餘人築衛朔方轉漕甚遼遠自山東咸

被其勞費數十百巨萬府庫益虛乃募民能入奴婢得以終身復為郎增秩及入羊為郎始於此其後四年而漢遣大將將六將軍軍十餘萬擊右賢王獲首虜萬五千級明年大將軍將六將軍仍再出擊胡得首虜萬九千級捕斬首虜之士受賜黃金二十餘萬斤虜數萬人皆得厚賞衣食仰給縣官而漢軍之士馬死者十餘萬兵甲之財轉漕之費不與焉於是大農陳藏錢經耗賦稅既竭猶不足以奉戰士有司言天子曰朕聞五帝之

教不相復而治禹湯之法不同道而王所由殊路而建德一也北邊未安朕甚悼之日者大將軍攻匈奴斬首虜萬九千級留蹛無所食議令民得買爵及贖禁固免減罪請置賞官命曰武功爵級十七萬凡直八十餘萬金諸買武功爵官首者試補吏先除千夫如五大夫其有罪又減二等爵得至樂卿以顯軍功軍功多用越等大者封侯卿大夫小者郎吏吏道雜而多端則官職耗廢自公孫弘以春秋之義繩臣下取漢相張湯用峻文

決理為廷尉於是見知之法生而廢格沮誹窮治之獄用矣其明年淮南衡山江都王謀反迹見而公卿尋端治之竟其黨與而坐死者數萬人長吏益慘急而法令明察當是之時招尊方正賢良文學之士或至公卿大夫公孫弘以漢相布被食不重味為天下先然無益於俗稍騖於功利矣其明年驃騎仍再出擊胡獲首四萬其秋渾邪王率數萬之衆來降於是漢發車二萬乘迎之既至受賞賜及有功之士是歲費凡百餘巨萬初先

是往十餘歲河決觀梁楚之地固已數困而緣河之郡隄塞河輙決壞費不可勝計其後番係欲省底柱之漕穿汾河渠以為溉田作者數萬人鄭當時為渭漕渠回遠鑿直渠自長安至華陰作者數萬人朔方亦穿渠作者數萬人各歴二三朞功未就費亦各巨萬十數天子為伐胡盛養馬馬之來食長安者數萬匹卒牽掌者關中不足乃調旁近郡而胡降者皆衣食縣官縣官不給天子乃損膳解乘輿駟出御府禁藏以贍之其明年山

東被水菑民多饑乏於是天子遣使者虛郡國倉廥以振貧民猶不足又募豪富人相貸假尚不能相救乃徙貧民於關以西及充朔方以南新秦中七十餘萬口衣食皆仰給縣官數歲假予產業使者分部護之冠蓋相望其費以億計不可勝數於是縣官大空而富商大賈或蹛財役貧轉轂百數廢居居邑封君皆低首仰給冶鑄煮鹽財或累萬金而不佐國家之急黎民重困於是天子與公卿議更錢造幣以贍用而摧浮淫并兼之徒

是時禁苑有白鹿而少府多銀錫自孝文更造四銖錢至是歲四十餘年從建元以來用少縣官往往即多銅山而鑄錢民亦閒盜鑄錢不可勝數錢益多而輕物益少而貴有司言曰古者皮幣諸侯以聘享金有三等黄金為上白金為中赤金為下今半兩錢法重四銖而姦或盜摩錢裏取鋊錢益輕薄而物貴則遠方用幣煩費不省乃以白鹿皮方尺緣以藻繢為皮幣直四十萬王侯宗室朝覲聘享必以皮幣薦璧然後得行又造銀錫為白金以為天用莫

如龍地用莫如馬人用莫如龜故白金三品其一曰重八兩圜之其文龍名曰白選直三千二曰重差小方之其文馬直五百三曰復小撱之其文龜直三百令縣官銷半兩錢更鑄三銖錢文如其重盜鑄諸金錢罪皆死而吏民之盜鑄白金者不可勝數於是以東郭咸陽孔僅為大農丞領鹽鐵事桑弘羊以計算用事侍中咸陽齊之大煮鹽孔僅南陽大冶皆致生累千金故鄭當時進言之弘羊雒陽賈人子以心計年十三侍中故三人

言利事析秋豪矣法既益嚴吏多廢免兵革數動民多
買復及五大夫徵發之士益鮮於是除千夫五大夫為
吏不欲者出馬故吏皆通適令伐棘上林作昆明池其
明年大將軍驃騎大出擊胡得首虜八九萬級賞賜五
十萬金漢軍馬死者十餘萬匹轉漕車甲之費不與焉
是時財匱戰士頗不得祿矣有司言三銖錢輕易姦詐
乃更請諸郡國鑄五銖錢周郭其下令不可磨取鋊焉
大農上鹽鐵丞孔僅咸陽言山海天地之藏也皆宜屬

少府陛下不私以屬大農佐賦願募民自給費因官器作煑鹽官與牢盆浮食奇名欲擅管山海之貨以致富羡役利細民其沮事之議不可勝聽敢私鑄鐵器煑鹽者鈦左趾沒入其器物郡不出鐵者置小鐵官便屬在所縣使孔僅東郭咸陽乘傳舉行天下鹽鐵作官府除故鹽鐵家富者為吏吏道益雜不選而多賈人矣商賈以幣之變多積貨逐利於是公卿言郡國頗被菑害貧民無產業者募徙廣饒之地陛下損膳省用出禁錢以

振元元寛貸賦而民不齊出於南畝商賈滋衆貧者畜積無有皆仰縣官異時算軺車賈人緡錢皆有差請算如故諸賈人末作貰貸買居邑稽諸物及商以取利者雖無市籍各以其物自占率緡錢二千而一算諸作有租及鑄率緡錢四千一算非吏比者三老北邊騎士軺車以一算商賈人軺車二算船五丈以上一算匿不自占占不悉戍邊一歲没入緡錢有能告者以其半畀之賈人有市籍者及其家屬皆無得籍名田以便農敢犯

令没入田僮天子乃思卜式之言召拜式為中郎爵左庶長賜田十頃布告天下使明知之初卜式者河南人也以田畜為事親死式有少弟弟壯式脫身出分獨取畜羊百餘田宅財物盡予弟式入山牧十餘歲羊致千餘頭買田宅而其弟盡破其業式輒復分予弟者數矣是時漢方數使將擊匈奴卜式上書願輸家之半縣官助邊天子使使問式欲官乎式曰臣少牧不習仕宦不願也使問曰家豈有寃欲言事乎式曰臣生與人無分

爭式邑人貧者貸之不善者教順之所居人皆從式式
何故見寃於人無所欲言也使者曰苟如此子何欲而
然式曰天子誅匈奴愚以為賢者宜死節於邊有財者
宜輸委如此而匈奴可滅也使者具其言入以聞天子
以語丞相弘弘曰此非人情不軌之臣不可以為化而
亂法願陛下勿許於是上久不報式數歲乃罷式式歸
復田牧歲餘會軍數出渾邪王等降縣官費衆倉府空
其明年貧民大徙皆仰給縣官無以盡贍卜式持錢二

十萬予河南守以給徙民河南上富人助貧人者籍天子見卜式名識之曰是固前而欲輸其家半助邊乃賜式外繇四百人式又盡復予縣官是時富豪皆爭匿財唯式尤欲輸之助費天子於是以式終長者故尊顯以風百姓初式不願為郎上曰吾有羊上林中欲令子牧之式乃拜為郎布衣屩而牧羊歲餘羊肥息上過見其羊善之式曰非獨羊也治民亦猶是也以時起居惡者輒斥去毋令敗羣上以式為奇拜為緱氏令試之緱氏

使之遷為成臯令將漕最上以為式朴忠拜為齊王太傅而孔僅之使天下鑄作器三年中拜為大農列於九卿而桑弘羊為大農丞筦諸會計事稍稍置均輸以通貨物矣始令吏得入穀補官郎至六百石自造白金五銖錢後五歲赦吏民之坐盜鑄金錢死者數十萬人其不發覺相殺者不可勝計赦自出者百餘萬人然不能半自出天下大抵無慮皆鑄金錢矣犯者衆吏不能盡誅取於是遣博士褚大徐偃等分曹循行郡國舉兼并

之徒守相爲吏者而御史大夫張湯方隆貴用事減宣
杜周等爲中丞義縱尹齊王溫舒等用慘急刻深爲九
卿而直指夏蘭之屬始出矣而大農顏異誅初異爲濟
南亭長以廉直稍遷至九卿上與張湯既造白鹿皮幣
問異異曰今王侯朝賀以蒼璧直數千而其皮薦反四
十萬本末不相稱天子不說張湯又與異有郤及人有
告異以它議事下張湯治異異與客語客語初令下有
不便者異不應微反脣湯奏異當九卿見令不便不入

言而腹誹論死自是之後有腹誹之法以此而公卿大夫多諂諛取容矣天子既下緡錢令而尊卜式百姓終莫分財佐縣官於是楊可告緡錢縱矣郡國多姦鑄錢錢多輕而公卿請令京師鑄鐘官赤側一當五賦官用非赤側不得行白金稍賤民不寶用縣官以令禁之無益歲餘白金終廢不行是歲也張湯死而民不思其後二歲赤側錢賤民巧法用之不便又廢於是悉禁郡國無鑄錢專令上林三官鑄錢既多而令天下非三官錢

不得行諸郡國所前鑄錢皆廢銷之輸其銅三官而民之鑄錢益少計其費不能相當唯真工大姦乃盜為之卜式相齊而楊可告緡徧天下中家以上大抵皆遇告杜周治之獄少反者乃分遣御史廷尉正監分曹往即治郡國緡錢得民財物以億計奴婢以千萬數田大縣數百頃小縣百餘頃宅亦如之於是商賈中家以上大率破民偷甘食好衣不事畜藏之產業而縣官有鹽鐵緡錢之故用益饒矣益廣關置左右輔 初大農筦鹽鐵

官布多置水衡欲以主鹽鐵及楊可告緡錢上林財物衆乃令水衡主上林上林既充滿益廣是時越欲與漢用船戰逐乃大修昆明池列觀環之治樓船高十餘丈旗幟加其上甚壯於是天子感之乃作柏梁臺高數十丈宮室之修由此日麗乃分緡錢諸官而水衡少府大農太僕各置農官往往即郡縣比沒入田田之其沒入奴婢分諸苑養狗馬禽獸及與諸官諸官益新置多徒奴婢衆而下河漕度四百萬石及官自糴乃足所忠言

世家子弟富人或鬭雞走狗馬弋獵博戲亂齊民乃徵諸犯令相引數千人命曰株送徒入財者得補郎郎選衰矣是時山東被河菑及歲不登數年人或相食方一二千里天子憐之詔曰江南火耕水耨令饑民得流就食江淮間欲留之處遣使冠蓋相屬於道護之下巴蜀粟以振之其明年天子始巡郡國東度河河東守不意行至不辦自殺行西踰隴隴西守以行往卒天子從官不得食隴西守自殺於是上北出蕭關從數萬騎獵新秦中以勒

邊兵而歸新秦中或千里無亭徼於是誅北地太守以下而令民得畜牧邊縣官假馬母三歲而歸及息什一以除告緡用充仞新秦中既得寶鼎立后土太一祠公卿議封禪事而天下郡國皆豫治道橋繕故宮及當馳道縣縣治官儲設供具而望以待幸其明年南越反西羌侵邊為桀於是天子為山東不贍赦天下因南方樓船卒二十餘萬人擊南越數萬人發三河以西騎擊西羌又數萬人度河築令居初置張掖酒泉郡而上郡朔

方西河河西開田官斥塞卒六十萬人戍田之中國繕道餽糧遠者二千近者千餘里皆仰給大農邊兵不足乃發武庫工官兵器以贍之車騎馬乏絶縣官錢少買馬難得乃著令令封君以下至三百石以上吏以差出牝馬天下亭亭有畜牸馬歲課息齊相卜式上書曰臣聞主憂臣辱南越反臣願父子與齊習船者往死之天子下詔曰卜式雖躬耕收不以為利有餘輒助縣官之用今天下不幸有急而式奮願父子死之雖未戰可謂

義形於內賜爵關內侯金六十斤田十頃布告天下天下莫應列侯以百數皆莫求從軍擊羌越至酎少府省金而列侯坐酎金失侯者百餘人乃拜式為御史大夫式既在位見郡國多不便縣官作鹽鐵鐵器苦惡賈貴或彊令民賣買之而船有算商者少物貴乃因孔僅言船算事上由是不悅卜式漢連兵三歲誅羌滅南越番禺以西至蜀南者置初郡十七且以其故俗治毋賦稅南陽漢中以往郡各以地比給初郡吏卒奉食幣物傳

車馬被具而初郡時時小反殺吏漢發南方吏卒往誅
之間歲萬餘人費皆仰給大農大農以均輸調鹽鐵助
賦故能贍之然兵所過縣為以訾給毋乏而已不敢言
擅賦法矣其明年元封元年卜式貶秩為太子太傅而
桑弘羊為治粟都尉領大農盡代僅筦天下鹽鐵弘羊
以諸官各自市相與爭物故騰躍而天下賦輸或不償
其僦費乃請置大農部丞數十人分部主郡國各往往
縣置均輸鹽鐵官令遠方各以其物貴時商賈所轉販

者為賦而相灌輸置平準于京師都受天下委輸名工官治車諸器皆仰給大農大農之諸官盡籠天下之貨物貴即賣之賤則買之如此富商大賈無所牟大利則反本而萬物不得騰踊故抑天下物名曰平準天子以為然許之於是天子北至朔方東到太山巡海上並北邊以歸所過賞賜用帛百餘萬匹錢金以巨萬計皆取足大農弘羊又請令吏得入粟補官及罪人贖罪令民能入粟甘泉各有差以復終身不告緡他郡國各輸急

處而諸農各致粟山東漕益歲六百萬石一歲之中太倉甘泉倉滿邊餘穀諸物均輸帛五百萬匹民不益賦而天下用饒於是弘羊賜爵左庶長黃金再百斤焉是歲小旱上令官求雨卜式言曰縣官當食租衣稅而已今弘羊令吏坐市列肆販物求利亨弘羊天乃雨

太史公曰農工商交易之路通而龜貝金錢刀布之幣興焉所從來久遠自高辛氏之前尚矣靡得而記云故書道唐虞之際詩述殷周之世安寧則長庠序先本絀

末以禮義防于利事變多故而亦反是是以物盛則衰時極而轉一質一文終始之變也禹貢九州各因其土地所宜人民所多少而納職焉湯武承弊易變使民不倦各兢兢所以為治而稍陵遲衰微齊桓公用管仲之謀通輕重之權徼山海之業以朝諸侯用區區之齊顯成霸名魏用李克盡地力為彊君自是之後天下爭於戰國貴詐力而賤仁義先富有而後推讓故庶人之富者或累巨萬而貧者或不厭糟糠有國彊者或并羣小

以臣諸侯而弱國或絶祀而滅世以至秦卒并海內虞夏之幣金為三品或黃或白或赤或錢或布或刀或龜貝及至秦中一國之幣為三等黃金以溢名為上幣銅錢識曰半兩重如其文為下幣而珠玉龜貝銀錫之屬為器飾寶藏不為幣然各隨時而輕重無常於是外攘夷狄內興功業海內之士力耕不足糧饟女子紡績不足衣服古者嘗竭天下之資財以奉其上猶自以為不足也無異故云事勢之流相激使然曷足怪焉

史記正義卷三十